

新式標點

王陽明全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6B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

文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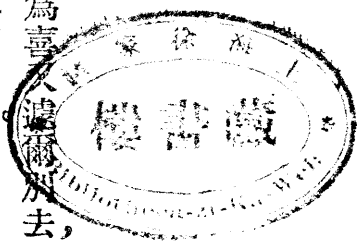
書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爲喜，又慮爾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墜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怏！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

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遠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

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閒，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閒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志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歎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宏毅之說極是，但云「卽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尙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宏毅，不宏者蔽之也，毅不

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宏毅矣。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宏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宏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宏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宏，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尙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尙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卽欲與曰仁成雁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

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卽往。又月餘，曰仁憑阻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甯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歎，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滌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滌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_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每因己私難克，輒爲

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況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元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隄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爲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宏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閒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

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殆覺其有愀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閒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閒，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埋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

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尙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愧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愧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略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柰何柰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尙棲棲未卽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

可知也。

與王純甫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炤，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尋，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

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其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尙有所惑，而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

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尙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

間欲爲純甫言者尙多，紙筆未能詳悉。尙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甯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甯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託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大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

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歎歎？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犇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三癸酉

希顏煢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卽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

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一譬之婚媾，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尙，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尙，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尙有芥蒂於其中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

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問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爲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彜，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性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尙三四人。吾兄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歎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歎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

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黷，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旣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此闔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卽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潭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暫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榮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尙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概，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況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歎愛莫爲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尙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一一甲戌

承書惠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北走胡，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不容己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己。」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爾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

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尙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

其在驚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尙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尙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尙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踏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雲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尙誠丁丑

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廨中事以累尙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尙未有可奪之志，卻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卽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尙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

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尙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尙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罄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憶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爲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

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

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己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雋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篋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己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共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竊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

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甯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塚下，進德修業，善類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蹙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託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已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

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證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函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況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爲有道者稱頌耳。撤

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以爲不可爲，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爲長物，視之爲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眞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甯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眞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卽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惓惓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王陽明全書

卷之四

文錄一

書

三四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五

文錄二

書

書二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遜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綴，無不卽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

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 敕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

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悵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尙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眞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問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旣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

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問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眞，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旣！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

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答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

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尙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 癸未

此學藜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叟叟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一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旣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

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瞶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尙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超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旣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尙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旣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

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勵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勵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卽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眞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託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眞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

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卽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尙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旣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

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己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尙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甯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

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旣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執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日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

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蘄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蘄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

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而復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子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澌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近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尙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已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尙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深切深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榦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二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會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

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天此卽爲天，無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眞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懼，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懼，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夫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旣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

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訴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訴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訴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著。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

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爲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爲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想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尙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尙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旣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強剛

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向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遜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

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謙，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爲可憂爾。聞及之。

答董溼蘿石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爲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況肯自以爲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爲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手足之情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甯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如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尙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眞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尙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猖獗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卻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尙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

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祕，向在處。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諭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益亦未見其止之歎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卽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王陽明全書 卷之五 文錄二書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六

文錄三

書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況已久不作，所須扁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允，不欲盡言。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蕘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

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煨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者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

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 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注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迴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及便

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嘅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歎欣歎，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

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甯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硃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閒者幾年，佞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聞不惜款款示及之。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尙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

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自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卻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

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
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尙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歎。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懇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疊疊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歎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

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有於聽，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有於睿知，然則又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

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尙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歎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憮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墳簞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薑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繇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尙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

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礙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旣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著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其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旣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

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待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丁亥

亟承書惠，旣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

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閒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

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若，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卻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遇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譏，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饗，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願，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甯能免以非譏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浼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戚秀夫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隸以書儀，感忤何旣！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

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尙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卽赴南甯，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閒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閒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尙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丁亥

諸友始爲情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固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功去，當不能有其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甯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 王汝中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淇汝中旣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

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卽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敍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餽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畫，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淇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閒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

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淇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

序記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率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諱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壻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

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衝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偏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閒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

而論。子闔也，將闔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子以闔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不敢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豈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陸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

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一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

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問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攢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

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目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己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尙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尙，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學，教應天也。陽明子旣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瀟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

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坊塤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埴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旣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污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

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雁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聞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

甯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賃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
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敍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

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日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邁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焉。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

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弈乎？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

餘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勸」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

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眞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植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勸，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蘊，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閒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

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徑，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聞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未有不_二至_一。而世之君子，願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轅，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逸，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

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歎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

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本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濳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

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所作，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

今禪之學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燥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圯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歎，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尙，而況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尙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騖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節，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節，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

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甯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

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閒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徧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

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閒。與之探禹穴，登鑪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馨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

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一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

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
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
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
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
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
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
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
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
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
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
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
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歎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
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己

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閒。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不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閒，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箴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

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甯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

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

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經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勾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

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焉。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饗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

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閒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

層層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

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漑，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

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者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愼，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

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卽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卽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卽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卽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

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

「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
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譬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

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能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味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

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一謹一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梏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失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蹟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甯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蘄爲之說。予不能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

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甯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閒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甯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王闡明全書 卷之七 文錄四 說

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四六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

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疏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眞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話，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

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沈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敝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

其爲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溘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

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矜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

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辭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尙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

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尙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尙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富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

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不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

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旣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尙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甯有心外之性？甯有性外之理乎？甯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

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甯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託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

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勵，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或，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託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及於必

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擯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母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

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閒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其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

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恆產者。然其時聖學尙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踞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

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甯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

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

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

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

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賁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卹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

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爲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閒謀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 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傳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 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

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 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 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尪羸日甚，心雖戀 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旣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

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填於溝壑。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敕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元年時
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 敕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 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甯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

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觀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

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縲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況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
八月

頃者臣以 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甯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卽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銜犬馬帷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效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
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

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

非而幡然於高光明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蠢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

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烏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

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

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況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撫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

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漸歷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謫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銜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螿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

十二年正月
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非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敕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

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 敕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慙，不遑甯處。一面扶疾候 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 奏爲乞 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 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疏，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尙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 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慮於覆餗。黽勉蒞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尙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況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己，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爲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筭符，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歷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勦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參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僊屯筍，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筍，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拏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督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勦。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筍。當同各官將兵分布筍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剝頭賊首池大鬢、賊首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

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魴，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效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戮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勦，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鏜，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鬢、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筍。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瀝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勦，各賊遞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瀝頭，搗

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勦，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鏗，千戶洪恩，地當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略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卽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迨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鬻等在彼地方爲巢，卻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屬違奉賊。敕諭事理，卽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命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況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閒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方行參奏。緣係地

方緊急賊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參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關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輝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筈。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勦。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戮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

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開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略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瓜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銜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塹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袞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猫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頤，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勦。指揮高偉，推官胡甯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遞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漳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

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戳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甯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十一名，勇，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勇，俘獲賊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勇，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勇，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贓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

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略，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尅破古村、未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交范、端蕭王、卽蕭五、顯、薊、釗、蘇、榕、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尅期夾攻。問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贓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馬牛、贓銀、銅錢、衣帛、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

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贓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贓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勦間，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參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卽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勦，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

然。臣等奉行誅勦，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疏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猷，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

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卽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稍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卽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

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閒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擣，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遺，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棚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

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甯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甯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及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

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逝，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閒，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卽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

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道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厲人心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領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峯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峯賊一夥，突來龍旬保，虜劫居民。續被峯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峯賊一陸，虜

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中被橫水等村峯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峯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峯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筭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勦，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剝頭等處強賊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干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勦。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勦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 欽依。轉行查勦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卽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猺獞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縣，草木茂

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閒隙，量搗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聶、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爲害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剝頭賊巢接壤，被賊首池大鬢、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玉、羅積善、王金曾、子柰、王金柰、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玳、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汙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廣湖二省用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

兼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州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尙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州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勦，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搖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

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搖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藩官。未甯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虞捉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甯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搖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勦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勦，度其事勢之緩

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翦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投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輕，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味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

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泃頭老賊首池大鬚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隘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賊首鞏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關鞏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獠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筍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

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豬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漳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木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瓊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驥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塔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州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甯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閑住千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怒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爲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 敕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

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設法勤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子鄉兵及顧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兵出殺就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屬并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八官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衆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侯襟清甯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甯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

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壤，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壤，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勤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遣黨復興。今蒙調兵勤撫，雖少甯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甯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尙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甗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窳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猺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

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且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甯無有逃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

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其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

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閩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勸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勸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

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汪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分無遵照敕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杲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狼兵官軍土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勤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遵巡撫

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議處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 聞，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爲率，半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 命下，尅期進剿，軍行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爲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甯，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爲一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至贛州府十取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

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敕諭，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申，今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卽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敕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剿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
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巍等議照湖廣郴桂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峒賊密爾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龐文亮藍友貴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征剿各賊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皇上好生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戈之武柰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虜官殺人窮凶極惡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出沒尙未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天討惡孽終不殄除疆宇何由甯謐所據各官會呈乞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己者況彼巢峒既多賊黨亦衆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土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分立哨道刻期進剿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

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今將應調土漢官軍數目，供給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略，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郴桂、猺賊爲害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尅期進剿，朝廷若復猶預不決，往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尙炎，況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 敕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敕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尙書王瓊等具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及湖廣、郴桂兵備副使陳璧，并廣東、韶州府各呈申前事，臣參看得前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繼以大兵，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等徐爲之圖。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所題夾攻事理，既奉有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瀘頭接壤瀘頭係大賊池大鬢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瀘頭兵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入瀘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須一時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二二千名今擬調南康上猶二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大庾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所屬除石城縣外甯都信豐二縣機兵打手各一千名其餘七縣機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機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招安義民葉芳老人梅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鉞等兵共二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潮州府程鄉縣打手一千名共轄一萬二千之數但廣湖兩省之兵皆狼土精悍賊所素畏勢必偏奔江西江西之兵最爲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所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閒日折支銀一分

五釐，一日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箇月爲率，約用米三萬三千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官，并使客合用廩給及賞功犒勞牛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前二項，約共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春米不及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就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贓罰銀兩，合無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并行各府照數借給應用。候事甯之日，或將以後抽掣商稅，或開中鹽引，另爲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統兵領哨官員。除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并南贛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知府汪賴，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兵。候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師期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間合用前項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之類，悉皆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肯遵

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敢有抗違失誤者，許臣等卽以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季敦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陳曰能，從賊林杲等二十七名，斬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馬牛等物。并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石圳上龍狐狸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三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稱搗過石路坑白水峒杞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并燒毀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官蕭庾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并射死賊從一百三十八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由到道。隨據統兵官員并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

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遯山寨。依奉本院方略，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各哨尅期進剿。每巢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奮擊，俱各驚潰，間有射傷藥弩，卽時身死，墜於深巖。及據縣丞舒富、義官蕭庚各回呈，止有上猶縣白水峒、石路坑二巢，南康縣雞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進攻，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毀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間被峯巢賊徒不時虜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剿，鄉民稍得時插。今早穀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具出劫，乞爲防遏，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并據縣丞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鄰近巢穴，則有旱坑、茶潭、杞州坑、樟木坑、石路坑、白水峒、竹潭、川坳、陰木潭等巢，南安縣則有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剿遏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卽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爲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爲名，晝伏夜行，尅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託，如或

推託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慎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遏。今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騾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爲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井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陳口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爲一甯。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

事理仰仗。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爲，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贊理，比於各官，勞勩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議夾剿方略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尅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各縣鄉民早穀將登，各巢峯賊修整戰具，要行出劫，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流劫，乞要早爲撲剿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受方略，行委知府李敦，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剿，共生擒大賊

首陳曰能等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羊騾一百四十四頭匹，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季敦，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璽，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昶，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鑾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領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卽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旣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洴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

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逮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 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

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換 敕謝 恩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繆膺重寄，恩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

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輒敢忘其僭妄，爲陛下陳其梗概，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謫，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施行，而又降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敕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羣策之舉，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效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譴劣，亦甯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兔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 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守仁奉 敕提督軍務，應合照例給與旗牌以振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奉 欽依，合無於本部收有內給與旗牌八面副，就令原來百戶尹麟前去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得輕意損壞，候到先將收領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月

十六日據百戶尹麟領贛令旗八副面前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敢輕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牌事理，爲此今將收領過日期緣由并號數開坐具本題知。

議南贛商稅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領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賈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甦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

七毫五忽。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複，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照合將南女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顧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爲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龍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

爲此具本題 知

陞賞謝

恩疏

正德十二年
十月初 日

節該欽奉

敕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璉等統領車兵，各分哨路，於今年

正月十八等日先後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擒斬首從賊級一千四百二十九名，及該廣東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箭灌水竹等寨，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多。賊害既除，良民安堵。蓋由爾申嚴號令，處置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陞賞外，陞爾俸一級，賞銀二十兩，貯絲二表裏，仍降 敕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修明武備，多方計畫，務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之黨，撫勦盡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于此捷，遽生怠玩，致有他虞。欽此。 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近者閩廣之師幸而成功，其方略議於該部，成算出於 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因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敷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 褒賞，增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慚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之奏矣，嘗有願 陛下俯

從惟重之典，以作敢勇之風之請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陛下曲從該部之議，特賜優渥之恩者，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敢畏避冒賞之戮，苟爲遜讓，以仰辜陛下激勵作興之盛心乎？受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十二年閏十
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贓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唐瀉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磊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景祥等四名，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器械贓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

勦呈督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於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贓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龍正等一百三十一名，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雞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贓仗等物。五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於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思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薛文高、劉必深三名，賊從郭

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贓銀等物。七哨統兵甯都縣知縣王天與呈，督同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一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洪等八名，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贓物等項。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一十九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贓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戢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日等，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富、鍾得昌等六名，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器械、贓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擊賊於穩下等巢，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葉三等二十名，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八名，俘獲賊屬，并奪回

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等物。中營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受指揮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庵背等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賊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尅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下猶等縣申，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爲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季敦等分兵剿捕，獲功呈報奏。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敦，指揮來春姚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臬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參議黃宏，議照江西地方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剿捕等因。具呈。本院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剿，隨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將知府邢珣等刻期進剿，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贖畫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

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騾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贓物俱發贛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藍文昭胡觀雷明聰藍文亨鷄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密溪大賊首高玉瑄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鼈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凶毒，恃險爲惡，僭擬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鄕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印畫像，蠱惑羣賊，悉歸約束。卽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爲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旣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

三省之冤憤頓釋。悉皆仰仗。朝廷憐念地方之荼毒，大興征討之。王師并提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臨督陣，身先士卒，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捐軀赴敵，或臻是捷。擬合會案呈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敕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及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等因。題奉。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州等處與廣東江西所轄峯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敕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尅期夾剿。又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依恁部裏原擬事宜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

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尅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尙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郝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敷率兵千餘，自大庾

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效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礮鉤鏃，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蕪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礮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入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腳嶺巢，破庵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

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礮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郝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勳破上西峯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岸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筍。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土，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峻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

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洵攻破旱坑巢、窩井巢，知府季敦守備指揮郝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洵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攻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敦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郝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夤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鑼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旣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

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遠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油巢，知縣張戢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甲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

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尙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郝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礮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李敷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筍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剿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庵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燒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雞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李敷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雞湖等處，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邢珣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剿。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

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雞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李敷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贓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剿，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兔之捷，實由發

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郝文，知府邢均，李敦，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戢，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諸黃文鸞，宋瑤，陸墩，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效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

十二年閏十
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李敦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輩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

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聞征剿，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甯。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各縣鄉導，于軍營研深。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鴈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百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黃文鸞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田地通行割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至坪三都雖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拆作一里，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尙存，招人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旣設，東去南康尙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上保，南去大庾縣一

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殄尙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等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豎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八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石既立，人煙輻集，地方果已甯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與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偕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同參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歡欣，鼓舞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

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議里因地名縣亦爲相應如蒙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敕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一

別錄三

奏疏

奏疏三

乞休致疏

正德十三年
三月初四日

臣以菲才，遭逢明盛，荷蒙陛下滌垢掩瑕，曲成器使，既寬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祿秩，假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聽，感激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奈何才蹇福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鴻臚，卽嘗以病求退，後懼託疾避難之誅，輒復詎勉來此，驅馳兵革，侵染瘴癘，晝夜憂勞，疾患愈困。自去歲二月往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橫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剿浞賊，前後一歲有餘，往來二三千之內，上下溪澗，出入險阻，皆扶病從事，然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朝廷初中賞罰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效，以辜陛下聽納之明，負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盜賊方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逃其難而遣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故甯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職。今賴陛下威德，廟堂成算，上猶南康之賊，既

已掃蕩，而洩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日之間，度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遺後患，則臣之罪責亦既可以少道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繇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與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療之無期，准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尙圖他日之效。苟遂邛首，臣亦感 恩地下，能忘啣結之報乎？臣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移置驛傳疏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峯山里民朱仕玦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禦峯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仇，殺害本里婦男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願築砌城垣一座，搬移城內。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理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本府剿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峯賊又要前來復讐，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宰屋龍華二隘人夫，前來守城，其赤口巡檢司缺官，就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遷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嶺北道議處，依奉會同左參議黃宏議將

宰屋龍華二隘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磨鄧華空閑，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弓兵，并該城兵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遷移峯山城內一節，合行該府查勘，應否遷移，過往侍客，有無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緣由呈詳本院，奉批去隘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仰行該府作急勒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隘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赤石巡檢司印信，及查議得小溪舊驛，止有人煙數家，孤處河邊，且與雞湖等賊巢相近，曾被強賊來驛，執虜官吏，燒毀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客輒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亦曾建議遷驛，奈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天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告稱移驛不便，況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十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宿歇，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臣，簿查先爲前事，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內，委果相應。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爲地方之幸。

涑頭捷音疏

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邴文呈稱統領遠安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黃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方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蠻師、劉欽等一十名，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貳百貳拾貳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鵠、黃弘閩、張玉林等十一名，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賊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敷呈稱統領導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輿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

珍等四名，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賊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泖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惟等九名，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璽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龍鎮，擒斬大賊首謝鑾、曾用奇等五名，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泖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泖大巢。初十等日，攻

破大門山等巢，兵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與、石榮等九名，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賊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領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剿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效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撥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驛、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鐘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剿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川縣剝頭等處賊巢奉有成命，應該會剿。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敕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郝文、陳祥等統領各授

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賊仗賊銀俱貯庫外，參照涇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甯、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與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甯、仲安等一時授首，各集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剿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而聖旨是，這地方賊情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欽此。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准兵部覆題，請敕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

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留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剿殺南方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政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齎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剎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 敕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剎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剎賊乘虛出擾，思有以阻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效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

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效。於是藉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甯、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效，意在援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閒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釁；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間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規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

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龍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剡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讎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卽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卽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旣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剡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

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放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齋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撒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亦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卽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剎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

引伸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鞠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郝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勳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利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泖。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他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卻。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土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泖。各哨官兵遙聞三泖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郝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勳兵遂破布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

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郝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李敷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若百數，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閒，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

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
鍾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敷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
其餘奔散殘黨尙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蹤會追。二月初二
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
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
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敷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
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郝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
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
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
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
投招。臣遣報效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
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
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
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
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艱行相視險

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次賊首三十八名，從賊二千零六名，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剝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獐，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

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疏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效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等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敦，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湯璋，廣東按察司分巡領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潯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鬣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佔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璘，鄒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爲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爲三省逋逃之主，遂稱羣賊桀驁之魁。捉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僞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爲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龍川平和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甯，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間，龍川尙有五十餘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首謝仕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

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猺洞，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檢司改立剌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爲冠裳之地，實爲保安至計等因。據呈到院，看得東南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卽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害，敷施政教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弭盜安民，則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剿剌賊，見今住軍九連大山，往來剌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圖，創起關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貲，未經查勘議處，難便奏聞。案仰本道卽行副使楊璋，會同僉事朱昂，督同府縣掌印官拘集各該地方鄉老里甲等，備勘和平剌頭兩處，某處可以建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堪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考求圖籍，諏諮耆老，必求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鎮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各職遵依，督同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甫，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燦，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并河源縣惠化都里老沙海鍾秀山等，與原呈陳震等到職會勘。和平峒地方原有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鬢等作耗，內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尙存一千餘家。本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

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并廣三圖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鄰界，亦折一里前來，共轄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寓民，盡數查出，責令立籍，撥補絕戶圖眼，一體當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剎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并龍南縣量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弓兵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剎頭各山產有，俱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差委公正府佐貳官一員，清查剎頭岑岡等處田土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典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同途上盜田土盡數歸官賣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圖止，存五圖在，彼路通衝要，答應繁難查得鄰界長樂縣所屬清化都正與龍川連近，乞於該都分割一圖補，轄管轄庶爲適均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等保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過境劫掠，太平保設有橫岡角嶺二隘，上蒙高沙二保設有牛岡陽陂二隘，就於各保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鬢等不時出劫，各隘燒毀一空。今征剿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寡，遞年逋負追併，況與龍川縣又係隔省窺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

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峒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清賣賊田，移置巡司，量僉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惟稱又要分折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著，難以准行。止該于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舊隘，其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隘，各於鄰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場鋪舍等項，中間有礙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丈量，照數除豁。相距龍川縣二百里之程，該量設鋪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小竹木派令人戶採辦，其餘磚石灰瓦等項物料，各色匠作工食，猝難料計，應合委官估計，通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田價銀兩若干，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尙有不敷，另行申請。合用人工，該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都民夫答應。其移置剎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義廣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該縣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爲二班，半年一換，俱各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遇有盜賊生發，卽隨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府州縣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賣賊田，修築城池等項，俱各委官分投幹辦，方得集事。再照新縣里糧數少，官員應該減裁。且係偏僻之地，驛遞不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于龍川縣雷鄉驛應付。前項居民被賊殘害，瘡痍未蘇，加以創縣勞費，困苦可矜。成縣之

日，凡遇一應雜泛差役，坐派錢糧物料等項，俱各酌量減省。期待三年之後，方與各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到道。會同僉事朱昂覆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會同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閩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爲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況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猖獗之日，地方父老屢有取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脅從投招者尙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闕疏，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剿而後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鍼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遏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敕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爲

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卽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剿捷音疏

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具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爲患，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剿，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羣合四出攻劫，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蹤跡詭祕，爲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爲我用，然後以次翦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續據知縣李增報稱：歧田山賊犯龍貴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十二月初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茂等二十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李萼呈稱：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往地名癩痢寨深坑結巢藏住，隨統民壯

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二日早擒捕。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兵奮勇向前，生擒大賊首高快馬，卽高仲仁，從賊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并被傷兵夫劉廷珍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軍兵夫快抵巢與賊交鋒，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萬山、賴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李斌，亡命在湖廣烏春山躲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盜老人李攻贖等星夜潛至地名姜陽峒藏蹤緝探，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逃。緣由各開到道，參稱賊首李斌，節與高快馬、龔福全等糾衆流毒三省，屢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追深入，一旦就擒，各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合獎勞，以勵將來等因，備呈轉報到臣。亦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嶺東道監統僉事等官顧應祥等呈，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照依刻期進剿，上下橫溪闕峒、深峒等巢，賊黨堅立排柵，統衆迎敵，殺傷兵夫。彼時軍兵協謀奮勇鬪戰，當將各巢攻破，陸續擒斬賊犯吳瑄、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九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物，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擒賊人三名，并俘獲賊屬等項。隨據本官稟稱橫溪大賊首吳現招集亡命，逃住地名東田村深山結巢，卽稟蒙監督僉事顧應祥

出給軍賞，指示方略，密切發兵，抵吳玠巢穴，四面圍攻。被玠等亂用藥弩，射出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剿，先用銃箭將吳玠打倒，賊勢少卻。我兵呼噪大進，將吳玠等首從并賊屬盡數擒斬，共十三名顆，俘獲賊屬六口，奪回被虜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緣由呈解到道。看得賊首吳玠係是稔惡巨寇，流劫兩省，拒敵官軍，而通判莫相設法防捕，致縛前兇，應合獎勞等因，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奏，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諸峒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遞散他處。合無請 敕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尅期進兵等因，具題節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續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軍衛有司設法剿殺，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大戶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量加糧賞，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內開節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劫。及據湖廣郴州賊首龔福全、高仲仁等雖蒙征剿，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招撫龔福全，給與冠帶，設爲搖官，高仲仁等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

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年七月內，流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後蒙撫諭，將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設搖官。未甯半月，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虜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百餘徒，出劫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峒等處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甯縣出劫，呈乞轉達，請軍夾剿等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等因。該本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事權隆重，若無意於近功，而實足爲攻取之幾，征調四集，雖可以分咎，而不免爲地方之累。窮究根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合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齎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節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勘處調集兵糧，尅期攻剿，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舉等會呈，奉臣并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咨備行欽遵查勘計處呈報等因，遵依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歐儒等并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巢，起調漢達官軍上兵員名，分定哨道，監統把截。進攻道路及合用糧餉等項，備開呈詳。隨據監督兵備僉事王大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參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 命行取回京，然軍馬錢糧調

度方略，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見督官兵征剿，剽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原議，上緊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爲，兵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背陰襲，勿拒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必一一呈稟，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器械贓物一百三十二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隻匹件，行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玘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卽其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就其虐焰，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冤憤，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帷幄授折衝之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勵將士，既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效勤勞，懋著經營之略，共收克捷之功。其都指揮王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鄒級、莫相、知縣李增、李萼，或領兵督哨，或追剿防截，類皆身親行陣，且歷艱難，均合甄收。普加旌擢，伏望 皇上既行大賞於朝，復沛

覃恩於下，庶示激獎，以勸後功。臣以凡庸，兼復多病，繆膺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領哨諸將得以遵照奉行，戮力效死，竟收完績。眞所謂碌碌因人成事，雖無共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 敕獎勵，欽此。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淵。切念臣以章句腐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旣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

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泖，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巡官屬齎執旗牌以磨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提臣之來蒞事者，吏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議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吏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報，庶幾生還畝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恩。

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領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卷查先該本道議橫水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縣丞舒富將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即便擒拏，有功一體轉達陞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舒富呈稱，依奉前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廨，儒學殿廡堂齋，布按分司及府館旌香申明等亭，倉廩牢獄養濟倉場等房，并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曾成倫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畫圖貼說呈報外，合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玉璽前去地名左溪關田等處採運，隨拘各項木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起手興工。即今先將縣治并儒學起造將完，各分司等衙門物料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甃瓦灰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使工程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本道，再與詳審，看得所呈修

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價，亦爲有見。合行贛州府將大征支剩銀兩照數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既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無仍行通行計處城牆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兼舉，就行本官會同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與夫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贛州府照數查發，及行縣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計新縣城牆周圍五百丈，即今新築土城高一丈七尺，面闊七尺五寸，脚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行修築，不無延捱，必須顧倩泰和縣上工數百，先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以通完，然後用甃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價解給，庶得實用。并將城門城樓城牆築砌甃石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備由開呈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施行。查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贓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問過贓罰紙米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商稅銀贖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止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禁革侵漁騷擾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役三縣而建橫水，似亦動衆勞民，建橫水而屏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但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爲貴。議 并縣最合事宜，非獨民減科擾，

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縣，痛禁里胥，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勸工，毋忘既往之患，共爲久安之圖。呈繳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校，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住坐，可保無虞，燒輒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賈往來，漸將貿易，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罔知趨向，所安新民之版籍，尙未歸著，及照縣治既建，凡百草創，爲縣官者，若非熟知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俗之宜，皆能洞曉舉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參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得以保全。後因大征領哨，獲功居多，賊首謝志山，獨爲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復委督修前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俱各就緒。今委署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職事。然而陞授正官，或于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候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羣賊猖獗爲害，幸蒙提督軍門躬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兵撤後，餘黨未免嘯聚，要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

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無異，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處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題，看得添設縣治，既該府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選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合用一應材木甓瓦等物料，先爲措置收買，并顧覓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俟處就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咸備而財用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倉廩街道民居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爲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及准兵部覆題，議得勘亂於已發，固爲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爲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無統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僉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開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依所奏添設長龍鉛廠二巡檢司，及將過步巡檢司行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換印信，條記并行。江西布政司查撥吏役，編僉弓兵，中間一應事宜，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當，賊害絕除，期副委任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守巡該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呈前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該道所呈前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蓋造，不日通完，而城池砌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鼎新，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爲縣官。及會訪縣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一節，實亦酌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望 皇上憫念遠土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敕該部俯採會議原由，再加審察，將縣丞舒富量爲陞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諮訪諳曉夷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爲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甯矣。

再議平和縣治疏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漳州府知府鍾湘，關稱正德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蒙福建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甯河頭社義民鄉老會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風俗，改移小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勘，隨卽呈蒙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并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縣治，枋頭板一處，堪設巡檢司，委果人心樂從，一勞永逸。議將南靖縣清河甯里二圖，新安里三圖，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

一十二圖，十班人戶，查揭冊籍，割屬新設縣治管攝。其南靖縣止有一十八圖，應當里役，邑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圖，內有二十一都并二十五圖地方，與南靖密邇，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里甲便於應當，錢糧易於催辦。事頗相應，轉呈鎮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奉 欽依，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司衙門。其縣名并該設官吏印信，行令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銓撥鑄降。合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并所屬縣分在庫贖罰銀兩支給買辦，若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動支軍餉錢糧，及科取小民等因。隨即呈委南靖縣知縣施祥，漳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祀社土，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縣徐鳳岐呈報外築城堞，俱已完備，惟表城因風雨阻滯，期在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縣堂衙宇幕廳儀門六房及明倫堂俱各堅完，惟殿廡分司府館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次第修舉，期在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余道呈稱，帶同木石匠陳恩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量土城，周圍一百一十丈，願募鄉夫春築完固，給發官銀，砍辦木植，督造巡司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蓋完備。惟土城公館巡司廂房欠瓦，暫將茅覆，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於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行令小溪巡檢郭森前去到任前去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

因土俗，本職奉委親歷諸集，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平和縣。及割南靖縣清甯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計糧三千九百九石六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計一十二里，合爲裁減縣分，一知一典治之。原議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樂從，今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官員，庶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先行提學道將清甯新安二里見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廩增之數，其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附內量撥充補，又或不足，於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易慮，用圖自新。及照南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作裁減縣分，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內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共計一十二圖，計糧一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三合八勺三抄，撥轉南靖縣，抵納糧科。又照南靖小溪巡檢司，既已改立漳汀，合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并新縣儒學醫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備申到司，轉呈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去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南靖等縣都圖，隨近新設縣治管攝，以辦糧差，并估計過城垣城樓窩鋪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官銀，實有一萬餘兩，堪以支用。要行委官擇日興工築砌。緣由備呈到臣，看得開設縣治，既以事體相應，已行具奏。

及令該府一面俯順民情，動支銀兩興工外，其間分割都圖，議估工價，一應事務，軍門路遠，難以遙斷，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事體，他無私弊，即便就行定議，以次舉行。候奏准，命下之日，應奏聞者，若更繁文往復，徒爾遲誤日月，無益於事。又經批仰著實幹理，仍行鎮守巡按衙門知會，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既該本官勘處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無本部仍行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這添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所呈新設縣治，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學校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員掌管，并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爲照南靖縣原係全設衙門，今既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減，止用一知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一十二圖撥轉南靖，抵納糧差，揆於事體，頗亦均平，伏望皇上俯順下情，乞敕該部議處裁撥，庶幾量地制邑，得繁簡之宜，而興事立功，從遠近之便。緣係裁減官員，及撥都圖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

十三年十月

一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備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到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過軍餉，并今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蒙查得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并新收正德十二年正月起到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穀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內除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六錢，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價銀七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庫贓罰缺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十九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過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三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開報到道。案查先爲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奉。欽依事理，即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考，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而不以多取爲能。其廣東鹽課，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

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動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轉支光祿寺賒欠鋪行廚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由呈報施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貢水該抽諸貨從輕定擬則例，及開稱廣東鹽引不許放過。袁臨吉三府發賣等因，備呈本院，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二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聞隨據該府呈奉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看得該府連年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除滅，所入亦少。況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動錢糧，將餘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該前兵備副使陳良珊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舍人王鼎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屠賢各奏繳訖。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行本道，照奉欽依事理，將廣東官鹽暫許袁臨吉三府發賣，自今爲始，至正德十三年終止。仍將先次未解并今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緣由造冊，徑自奏繳，及造清冊齎送該部，并本院查考。除遵奉外，查得正德十三年將終，及上猶龍川兩處征剿事畢，所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備行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兵，中間商稅實爲軍餉少助。然而商稅之中，鹽稅實有三分之二。爲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

剿，前賊乘虛越境，難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仰給。況此鹽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遏。與其利歸於奸人，孰若有助于軍國。合無轉達，將前項鹽稅著爲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照舊抽稅，以供軍餉。每年終依期造報，餘剩之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轉達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爲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三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敕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剿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甯，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

詳到臣。看得卽今調兵夾剿，糧餉缺乏，遵照 敕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爲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爲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旣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 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尙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閒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剿，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 內帑。夫民已平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矧 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切以爲

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實夾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爲功，臣之所素恥也。培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畢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敕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陞廕謝 恩疏

十四年正月
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敕獎勵，欽此。備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本月十八日具本乞 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復蒙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跼身無地，竊惟因勞而進秩者，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宜惟重，雖 聖帝之寬仁，而食浮於行，尤君子所深恥。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伸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

播如轟霆，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當爲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己之小節，以亂陛下之軍政乎？但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黽勉受命，憂慚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無日，感激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外，爲此具本稱謝。

乞放歸田里疏

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待罪，乞恩休致事。奉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著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事。奉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剿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除已具本謝恩外，竊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强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强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鰥曠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擯廢，繆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黽勉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債敗。遭際聖明，德威震赫，扶病

策驚仰遵。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爲常者哉？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戮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失措，而岸傍觀者尙未之知，以爲是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鑾輿遠出，大小臣工惶惶旦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國事，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避。顧力纖負巨，如以蒿支棟，據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毒侵陵，嘔吐潮熱，飢骨羸削，或時昏眩，偃几仆地，竟日不醒，手足麻痺，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牀褥，切思一念爲訣，悲苦積鬱，神志耗耗，視聽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況使之當職承務，從征討之後，其將能乎？夫豢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況於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曠耗之人，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陛下。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鳥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尙有報國之日。臣不勝感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王陽明全書

卷之十一

別錄三

奏疏

四四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一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6B

